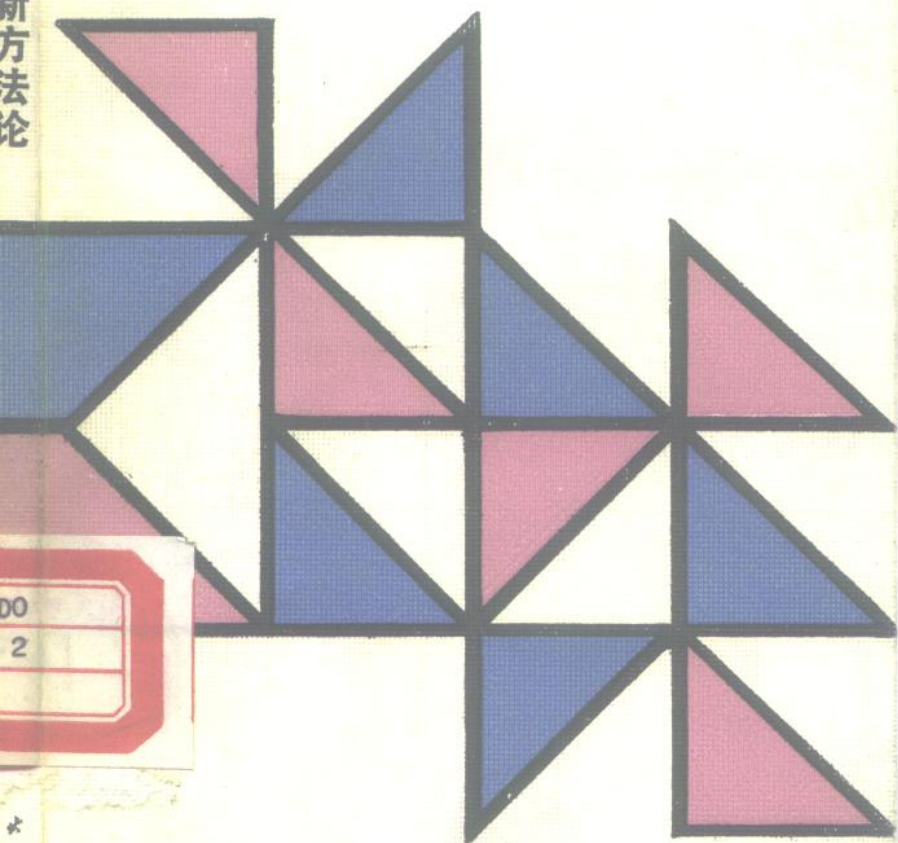


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

俞可平

西方政治分析 新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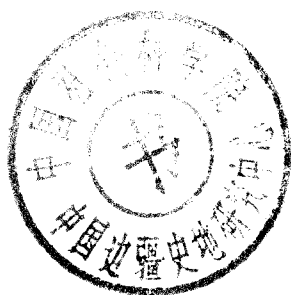
出版
社

俞可平

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

人
民
出
版
社

0003285



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

XIFANG ZHENGZHI FENXI XIN FANGFA LUN

作者/俞可平

封面设计/倪天煦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六〇三厂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7.125 字数/107,000

版次/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7-01-000338-6/z·48 定价2.80元

致青年朋友

青年朋友们：

我疾步向你们走来。

在你们肩上，担负着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在你们四周，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喧响。在你们眼中，无限美好的未来在闪光。

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你们是思考的一代，行动的一代，你们求知的渴望和改革的热情为我催生。

我向你们走来，面向着现代化、面向着世界、面向着未来。我熟悉你们的面孔，热爱你们的心灵。你们是新型的探险者、实业家、诗人、思想家，你们是永远不安于现状、企求改革的勇士，你们是匍伏于人类文化的田壤，矻矻地收获与播种的耕夫。是的，你们，只有象你们这样胸襟开阔、目光

远大、热爱文化、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三个面向。

面向现代化绝不是一味盲目地贪新骛奇，结果未获现代化，已患现代病。新奇之物并非都有生命力，浅薄无聊的东西也常有新奇的面孔。惟以理想和创造为最高价值，以祖先的大地为家，才不致如流水落花，做无根的漂泊者。

面向世界并不意味着与世界对峙，它要我们投入世界，与世界共忧，思人类所共思之题，创人类尚未创之业，解人类仍未解之迷，让中华民族的参天巨树挺拔于世界民族之林。

面向未来不仅意味着时间上的无限性，也意味着勃发的想象力。未来永远敞开着，迎纳涉过暗夜的未来者。在向未来的行进中，历史的必然被征服，成为自由。想象的辉光照亮路途，未来的天地如梦，我们的任务是变梦为现实。

我向你们走来，开始了充满希望的航行。大学生的宿舍，自学者的斗室，校内外青年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沙龙，每一个立志振兴中华的中国公民

的角落，是我心中的港口。

也许我和你们一样未脱稚气，因为孕育我的，是一颗颗和你们一样年轻的心；把我奉献给你们，是一双双和你们一样探索着的手。我向你们走来，正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前进。

有人说，我是现代化的一间小小的思想实验室，供人们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

有人说，我是世界的一扇小小的窗口，向人们展示新思潮，新学科，新信息。

有人说，我是未来天空上的一朵小小的彩云，吸引人们追求新文化，新价值，新人生。

是的，我的名字叫《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然而在你们面前，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只希望听到你们说一句：“你是真正属于我们的。”

朋友们，清晓的光已照亮崎岖的山路，走便是当前的任务。让我们负重前行，毫不踌躇，肩并着肩，手拉着手。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政治系统分析	13
第一节 政治系统分析的缘起	14
第二节 政治系统分析	19
第三节 政治系统方法的分析与评估	36

第二章 政治结构功能分析	46
第一节 政治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	48
第二节 政治科学中的结构功能分析	58
第三节 政治结构功能方法的分析与 评估	67

第三章 政治沟通分析	78
第一节 政治沟通分析的渊源	79
第二节 政治沟通分析	82
第三节 政治沟通方法的分析与评估	97

第四章	政治决策分析	107
第一节	政治决策的一般性质	108
第二节	政治决策分析	118
第三节	政治决策方法的分析与评估	136

第五章	政治精英分析	145
第一节	传统的政治精英分析	146
第二节	当代的政治精英分析	161
第三节	政治精英方法的分析与评估	168

第六章	政治团体分析	178
第一节	政治团体分析的兴起	179
第二节	政治团体分析	185
第三节	政治团体方法的分析与评估	203

结论	212
后记	220

绪 论

“方法”一词在社会科学中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有时它指从根本上去描述和解释客观事物的哲学原则；有时指收集和处理研究材料的具体技术；有时又指选择研究问题、研究资料和研究方向与角度的准则。本书所论述的是这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方法，它实际上是对研究途径的探讨，因而被称为“研究途径”(approach)。它不同于具体的研究技术，而是研究所遵循的通则，因而它又被称为“理论”(theory)。本书所论述的这些研究通则都是最近几

十年新发展起来的，它们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指导方向，但作为一种理论又很不成熟，因此，政治学家也把这些新分析方法称为“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s)或“分析框架”(analytical frameworks)。

当代的新政治分析方法与政治行为主义密切相关。政治行为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中最为流行的一个政治学方法论流派，它的根本特征就是把人的政治行为当作政治分析的根本出发点，并运用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技术去分析人的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主义是一个统称，由于它强调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去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而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众多，既有宏观的方法，如系统方法、生态方法，又有微观的方法，如统计方法、心理方法，而行为主义者常常主要借助于某一种科学方法去研究政治行为，因此，在政治行为主义这一名称下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分析方法，本书所论述的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精英分析与政治团体分析等便是其中最主要的六大分析方法。

这些政治分析的新方法萌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展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当代，它们已经渗透进立法、司法、行政管理、比较政

治、政党、选举等政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中的主要分析方法。这些新分析方法的产生、发展和盛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既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有这种发展的现实条件。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在于它们是当代政治实际的必然要求，是批判传统政治分析的必然结果，是当代各门科学之间日趋相互渗透的必然反映。它们的现实条件就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任何政治分析的兴起都是实际政治的必然要求，这些产生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新政治分析方法也不例外。首先，代议民主制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的相对稳固要求政治分析重心的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发展迅速，阶级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代议民主制的支持基础有所扩大。与此相适应，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重心已由建立、巩固代议民主转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代议民主政治。因此，统治阶级及其政治学家以为，论证这种政治的“合理性”、“优越性”、“民主性”已不占首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弄清楚这种政治机制的内在要素是什么，以便不断完善它。其次，当代政治制度的日益复杂和精致必然使得政治分析更加复杂和精致。由于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统治阶级统治经验的丰富，国家职能扩大，政府事务增多，统治机构日益庞大，一句话，政治机制前所未有地复杂。政治学说史告诉我们，政治分析的复杂和简单与政治机制的复杂与简单直接相关。当代实际政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政治实践，这就必然要求有更复杂的政治分析相适应。例如，压力团体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出现及其重要作用就直接与政治团体分析的出现和发展有关。最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巨大变化也促使政治分析方法的更新。一方面，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和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得即使象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重视它们的力量，因而，进行诸如政治文化分析、政治发展分析、政治决策分析和政治精英分析等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国家主权日益受到重视，因而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系统这种现象就更引人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华沙条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政治军事集团和欧洲一体化、“社会主义大家庭”等政治运动，它们在形式上表现为大政治系统。这些都促使政治学家从系统的角度去考察政治现象。

政治实际的变化必然地引起了政治理论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代政治分析家对资产阶级传统政治分析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评，并且要求改变这种传统。这种不满、批评和要求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理由很简单，那种传统的政治分析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现实。首先，传统政治分析主要关注价值问题，而价值问题并不是当代资产阶级最感兴趣的问题，把它当作政治学研究的唯一核心内容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其次，与此相应，由于传统政治分析专注价值问题，就必然忽视分析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因而它不能完成当代政治实践所提出的迫切任务，即政治机制的运行规律是什么。再次，传统政治分析受其研究方法和范围的局限，无法有效地解释当代新出现的政治现象。

但是，当代行为主义政治分析家对传统政治分析的不满和批评，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方法的彻底否定，相反，是对它的批判性发展。因为当代政治分析家即使拒绝用传统方法来研究当代政治问题，但一般也不否定传统方法的历史作用，反之有的新方法论者，如角色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海因茨·欧拉(Heinz Eulau)，就公开声称当代的政治行为主义分析直接源于传统的政治分析，此

外，在新政治分析方法盛行的今天，传统的政治分析方法仍然存在。其实，在行为主义政治分析方法盛行的今天，传统的政治分析方法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方面，原政治需要重心的转移不等于这些重心的消失；另一方面，当代的政治分析与传统的政治分析从逻辑上讲是反对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并不必然有一方的存在就没有另一方的存在。

那末，为什么对传统政治分析的批判性发展导致了当代这些多学科性的政治分析的出现呢？这个问题直接与当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相联系。这个总趋势就是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日益专业化，另一方面各学科相互渗透、日趋综合性。当代这些新政治分析方法正是在这股潮流中产生和发展的，它就必然地汇合到了这股潮流中。因为很显然，一方面既然对传统政治分析的批判首先是方法上的，那么就只能从其它学科中“借用”方法；另一方面，科学的相互渗透趋势甚至使得有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政治行为主义出现之前就开始用各自学科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了。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新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导致交叉学科性的当代新政治分析方法的

产生。

所有这些都是当代这些新政治分析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众所周知必然性只有与可能性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当代新政治分析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条件。我们已经说过,这些现实条件主要就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统治阶级的支持是行为主义政治分析方法得以发展和盛行的首要条件。我们说过,新的政治分析方法适应了当代统治阶级的实际需要,因而它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是多方面的,我们仅说其中两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成立专门的研究机关。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多学科的人类行为研究,当代新政治分析方法的一些主要倡导者如伊斯顿和拉斯韦尔都曾在此从事过研究。其二是提供大量的财政资助。由于这些新政治分析方法多是对政治行为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统治阶级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提供这方面的资助。完全可以说,没有统治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些新政治分析的今天。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直接促成这些新政治分析方法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又一极其重要的

原因。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启迪了政治学研究者，扩大了其研究视野，并且为从传统政治学中挣脱出来的政治研究者提供了立足的场所。尤其是在政治学家运用这些新分析方法研究政治之前，已经获得很大发展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数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就已经开始渗透进政治研究领域了。另一方面，当代的科学技术使得许多过去无法研究或难于研究的政治现象现在有可能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应用于图表研究、数据处理就使得所谓“集合选择”、“内容分析”、“因素分析”等成为可能。

这些交叉学科性政治研究方法的出现便使当代的政治科学呈现出了新的方法论格局。这个格局由三个基本的部分组成，它们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政治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传统研究方法指的是历史上的政治学家经常使用的基本方法，如制度研究方法、法律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等。这里所说的行为主义方法即是诸如本书所论述的这些新政治分析方法。持这两种方法的政治学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的。行为主义者曾经

认为传统政治方法丝毫无助于政治科学的研究，因而对其予以坚决排斥，同样，传统政治学者则认为行为主义的方法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一概拒绝。但是，由于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着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种前后发展和相互补充的关系，所以，在70年代后，即在西方政治科学中的所谓“后行为主义革命”以后，两者便开始日趋融合，这种融合的趋势在我们以下对当代政治分析新方法的论述中就能看到。

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一切科学的、有助于揭示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是不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它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不断地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成就。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并不是一味地拒绝其它的研究方法，而是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武器去克服其它方法的缺陷。与此不同，无论是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者，还是当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他们都一概拒绝、回避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将会看到，拒绝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方法正是当代西方政治分析家的致命弱点所在。当代其他一切有用的新政治分析方法都是对马克